

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

——郑松萼退休生活补记

胡法泰

《夕照芹江》是县退休教师协会刊物名称。1400多名退休老教师,借助平台,阅读“杏坛短波”,感受“雨露滋润”,讴歌“红心向党”,了解“芹江风物”,漫谈“开化故事”,倾听“钟山夜话”,回忆“七彩晚霞”“朝花夕拾”,叙说“短笛横吹”“未了开化情”,创作“诗苑词廊”……展现“为霞尚满天”风采,添写芹江人文风景。

老郑是《夕照芹江》的撰稿人之一。年逾八旬,头脑清醒,谈吐风趣,记忆力好,能写一手清秀好字。退休20余年间,除了投稿,现在还在做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
军营生涯,铸造红心。1964年,刚出校门的老郑,去到革命大熔炉锻炼,把黄金岁月献给了祖国。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,潜移默化,深入血脉;坚定的理想信念,高度的组织纪律性,得到升华。退伍时,他带回部队的优良传统、高尚品质,还有一个健康的体魄。踏上教育岗位,教书育人,爱岗敬业,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。

退休不退岗,服务退休教师。他在县退休教师协会曾任两届会长,他全身心投入服务。“古稀寿辰”“金婚纪念”、探视病人,关怀备至。他配合《夕照芹江》主编,组稿、改稿、校对、发放刊物,凡事亲历亲为。他是从单页到一本书,从手工刻写到彩色版本升级的亲历者。后来《夕照芹江》曾作出:由一年四期刊调整为三期刊。这时,老郑尽管从“会长”岗位上退下来,但他一如既往,笔耕不辍,诗歌、散文、简讯等文体,轮番投稿。2009年出版《夕照芹江》百期合订本,组稿中不断碰到问题,但众人划桨开大船,一一化解。《夕照芹江》,终于完成阶段性成果,它也成为“教师自己的刊物”。

以文会友,以景交友。退休生活,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学

习,他说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,恨不得发奋读遍天下好书。他参加老年大学诗词班,学平仄、押韵、用词,不厌其烦推敲,并在各类刊物上交流,以文会友,即便邻县淳安都有文友。他曾担任城北社区“钟秀诗社”社长,为居民服务。他在读书看报时,发现有错别字,或句子可以提升时,他会主动与之交流沟通。他积极参与征文竞赛,其作品《伟大历程》《百年历程,光耀中华》《山乡巨变》《山乡盛开教育花》等都曾获得奖项。他参加老年大学摄影班,足迹踏遍源头山山水水,还负责校园内的专栏,刊出学员美照交流。他喜欢旅行,在他的相机中,珍藏着“兰州黄河大桥”“青海湖”“布达拉宫”“纳木错湖”等风光照片。在外人看来,这是闲得可以;熟不知,人活到老,学到老,学习是一辈子的事。他以积极的生活态度,对待市井的嘈杂。

不负民心,奉献爱心。在雷锋精神指引下,他先后为东坑水库、碧家河水库、芹江防洪堤、纪念碑、体育馆、汶川地震、玉树地震捐款,表达心意。他去马金福利院给十三位老人赠红包1300元,为方便老家村民扫墓,老郑捐资9600元,其胞弟出力,共同修建一条水泥路。他还资助内侄,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。他拥有一颗善良的心,用自己的方式去关心身边的人,去接受世间里的无常,守护你我。

健康是天,百练走为先。早、晚散步,老郑一天的必修课。这个习惯的养成,得益于前人经验的总结。巴金曾说过,人老腿先老,越老越要勤走路,锻炼腿劲。西方“医学之父”希波克拉底说:“行走,是最好的药”。北宋文学家苏轼的一生中,一贬再贬,人生际遇一落千丈。62岁被贬儋州时,甚至备好了棺材。但他并没有就此消沉:“晨兴疾趋十里许,气损则缓之,气匀则震之,头足皆

热,宣通畅适,久久行之,当自知其妙矣。”说的是坚持每天早上走十里路,走到全身发热,四肢舒展,最终痊愈自己,走出困境。世界卫生组织认定,走路是最好的运动——强身健体,舒展心灵,滋养生命。我们常说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大家行动起来吧,走出属于自己的那片天。

日子一天一天过,路一天一天走。从昨天到今天,从明天到后天;从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,从这个职位到那个职位,都是殊途同归。有过少年迷茫,有过成年努力,直到退休,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思维和智慧,有了成熟和积淀。退休,意味着物质基础的局限性,但更意味着精神世界的深度;一边是失去,一边是收获,是生活辩证法。在退休老人的世界里,早已用“自由和轻松”,把生活方式调成静音模式。只是在回顾为生活奔波的日子里,为责任努力走过的路上,每一个节点背后,都深藏着一段感情。可以是雪、雨、风、霜过后的那声长叹,也可以是一帆风顺的释然。生活并没有那么深意,它只是把幸福和遗憾都藏在日子,藏在烟火里。只要你用心去感受,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和满足感。

漫步人生风雨路,潇洒红尘天地间。无论你走了多少路,无论你经历了多少艰辛,都不要忘记信仰,不要忘记尊严。就像老郑:“我是一个老兵”“我是中共党员”。时刻警醒,牢记使命在身,初心在人间。要把党员的先进性落实在行动中,事事“善为”,即使一抹晚霞,同样体现应有价值。

泰戈尔说:“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成一束光,绽放着所有的美好。”绽放美好,活成一束光,照亮自己,温暖他人,诚如老郑。

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

古埠“义渡”

张蓓

清晨,姚家古埠的溪水缓缓流淌,水波轻轻拍岸,碧绿如玉。千年古埠头杨柳依依,清风徐徐,宛如一幅淡雅的山水画。

姚三古摇着橹,渡船在河面上来回穿梭。时空转换间,到他这里,已经是古埠“义渡”传递的第三代了。

河水悠悠,义渡沧桑。

当年,姚三古的自家祖宗姚家村富户姚公禄捐田募资、置产建渡时,曾立下明文规定:其一,为确保渡船安全,摆渡之人须择一本村熟识水性、且品行良好、身板结实之人担任;其二,义渡诸代相传,以垂永远。过渡人不交过路费,摆渡人不收买路钱;其三,义渡是义务劳动、公益服务,渡工要靠自己去打“活粮”维持生计,养活自己。

或许当年的老祖宗姚公禄自己也不清楚,这样严苛的义举,能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、能在自己的家族传承里,流传下来多久。

然而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当“义渡”的竹篙传到姚三古手上时,就不仅仅只是一根竹篙了。和竹篙紧紧捆绑在一起的,还有姚家摆渡人的诚信、善良、奉献和乐于助人的精神;还有祖祖辈辈“渡人既渡己”的承诺;还有守得住寂寞、耐得住贫寒和必要时能奉献自我的精神。

这一切叠加在一起,就是要求讲究一个“义”字,姚三古要做的事儿,就叫“义渡”。

在公路和桥梁都不发达的年代,姚三古的“义渡”,一直就是姚家村村民外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和出行枢纽。而这个古埠头,也是姚家村连接对岸及周边村庄底本、杨家、青山头、村头等乡村集镇最重要的交通往来通道。

姚家村村民从古埠渡口带出去自产的蔬果、茶叶、油、蜂蜜等土特产销售,又从外面的集市带回食盐、肥皂、农具和布料等生活物资。

村民在古埠渡口送儿郎出去求学,又送老人外出求医问药。村民从古埠渡口热热闹闹地迎回媳妇,又吹吹打打地嫁出闺女。可以说,姚家村村民的生活、生计,似乎一刻都离不开古埠渡口。

在姚三古看来,古埠头的渡客好像永远都是着急的,深怕自己会被落下,往往是姚三古的渡船尚未完全靠岸、停稳,就会有渡客争先恐后地上船。

姚三古就这样每天看着他们上船,又看着他们下船,他淡定地摇着自己手中的橹,帮助村民渡河。

姚三古始终坚信,与人方便,就是与己方便。因而姚三古摆渡渡船始终都讲究一个规矩:渡船从不超载、从不收钱,如遇发大水,任何人求他,他都是坚决不允许摆渡过河的。

姚三古最开心的事,莫过于每天看着南来北往的渡客,大清早的,大老远地赶来姚家埠头坐他的渡船。渡客们看见他时,远远地就会挥手喊他一声:“老姚,等等我!”

然后,渡客上得船来,打开随身携带的塑料袋、蛇皮袋,或者翻动随手拎的跨篮,拿出里面的物品,客气地馈赠他一些。姚三古总是感激地点点头,然后收下。

还有一些渡客,会在节日、喜庆日、杀年猪的日子里,早早地喊他回家吃饭,约他去家里过节。姚三古日日凭着善心摆渡,他在姚家村可谓人缘极好。

一辈子做个摆渡者,姚家村人对老艄公姚三古都特别敬重。因为村里人人都知道,他在这条河面上到底摆渡过多少行人、货物。他日日撑篙的双臂和后背,又曾流下过多少辛劳的汗水。

“注意安全喽!船要开喽!”

此刻,看着上船的人差不多齐了,姚家古埠头的老艄公姚三古一声大喊后,坐在柳荫树下抽旱烟歇息的他,先把一顶旧凉帽往头上一带,接着又把烟杆头往自己的鞋后跟敲了几下,然后就回到船上去了。

“开船喽!”“坐好喽!”

姚三古双手一使劲,竹篙一撑,橹一摇,船即刻听话地调转头。

归来回兮!

只见姚三古站立船头,迎着风,船橹使出浑身解数,在金溪水里尽情撒欢,竹篙搅得水面哗哗作响,直把姚家村一个寂寞的午后以及一个个青涩的日子,都摇曳得水花四溅,心花怒放。

流年时光

镜观山城



亭亭玉立
徐曙光摄